

长篇小说连载



琐男琐女

拿着变黄的培养基,师弟泪流满面,前天晚上把细菌培养瓶的瓶盖拧的太紧,过了24个小时,里面的培养基变黄发酸了,酸性环境杀死了师弟需要的实验菌种,这周又要白干了。

千老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啊,隔壁美女师姐也要回国, 师弟担心她要回去嫁人,早上师姐来敲门,递给师弟一块浸泡了KOH的纱布,告诉师弟下次把这个纱布悬在培养瓶里,对改善碳酸有帮助。

师弟接过纱布,哽咽了一下,师姐的手很漂亮,指甲精心修过,手背面还有不小心用强酸烫出来的一些伤痕,师弟真想鼓起勇气去握住。但是他双手都拿着试管,只好用力捏捏试管,仿佛捏住了她的手指。她仿佛看出了他的想法,跟他淡淡地说:“这次回去,我就不一定回来了”。师弟不知道她为什么说这些,傻呼呼地冒出一句:“我会想你的”。

师姐轻轻地带着些哭腔说,“你想我干嘛”?然后带门出去了。师弟左手里拿的那些免疫亲和柱纯蛋白,顿时融化了……

师姐真的就离开了,师弟隔着候机室的大落地玻璃,看那架停在那里的737,这个飞机要到LA换成747,然后师姐会拖着对她显得颇为硕大的行李箱换机,嘴里叨这她的登机卡,手袋里装着她的零食和零钱。

但是她现在还在那架737里,耳机可能摘掉了,旁边坐着胖大的米国大婶或者精干的米国大叔,他们喘着气系好安全带,然后夸张地擦汗或者拿出手机来玩游戏,师姐夹在他们中间像个迷路的孩子。师姐决定回去结婚她临走前,四处打听国内结婚旅行的服务,她的四川口音显得焦急而不耐烦,她总说:“不要不要,我就是四川人,我不去九寨沟。”师弟就在旁边听着,然后她就打电话用带着成都口音的双流话骂她的未婚夫,说他是死人。什么都要她张罗。

昨天,称完最后一个箱子,师姐长舒了口气,统共五个大箱子,其中三个是筹办婚礼用的。这些天她可累坏了,当然,在一旁的师弟也累坏了。“我去给你下碗面吧,”师姐用怜惜的目光看着师弟,“今天下午那顿你都没怎么吃。”“我不饿,你知道我一向胃口不大。”师弟躲过师姐的眼神,接着说:“等你的,我把剩下的东西都卖了,用paypal给你把钱转过去。”师姐显得有些惆怅,幽幽地叹道:“你总是这样,什么事都分得很清楚。。。”说完自顾自去准备做面条了。

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和腾起的水蒸汽中,师姐的背影显得那么柔和,如雪的侧脸和胳膊被披肩的长发映衬得特别晃眼,师弟紧紧地盯着这一切,胸膛在急速地起伏,然后猛抽了下鼻涕。“感冒了?”师姐转过身来。

“没!没!”师弟的脸刷地白了,“我、我回去睡了,明早来接你。”不等师姐回答,自己拉开门就准备走,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回头来:“对了你今晚怎么睡呀,垫子和褥子都卖了。”停了几秒,又说:“要不我在这睡,你到我那去睡吧。”

师姐淡淡笑了笑,柔声说:“不用了,明天在飞机上睡一天呢,你早点睡去吧。”师弟低下头,又抬起头用力点了点,“那我走了。”说着把门轻轻带上出去了。

师姐静静地站了一会儿,然后缓缓地把门锁扣上。初秋的夜晚,传来阵阵虫子的呢喃。

这天下午,师姐对师弟说,床你留下吧,matress是我600刀买的,一生1/3的时间在床上度过的,不要亏待自己1/3的生命,师弟说,我自己也买了新的,捡的那个给了神经系新来的女生,师姐说:“人家要你的床?”师弟说:“她说用几天等买了新的就扔了”然后两人无语,分头打那些包。

“床架子你也拿去吧,还有这些灯具”,师姐又说,“好吧”,师弟说,“我把它们以你的名义给新生分分”,师姐说,“新生都是女的吧?”师弟说,“好象都是”。两人又无语。

你的字真好看,师弟翻着一些笔记,师姐也不谦让,说这些你帮我抄了吧,我都扫描存盘了,有些实验数据都放在J盘上了,如果我回去login不进学校,你帮我把它拷贝一下,师弟说,今晚我就给你办好,两人又一次陷入无语。

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无语的状态。前一天,他们一起走向师姐停在生科院门口的大车,司机的座位拉得特别靠前,师弟找不到把座位往回拉的那个扳手,师姐说,用那个slider,师姐的成都口音把什么都要儿话一下,师弟知道这是个电动的slide就照吩咐地调整了位置,师姐似乎是攀登一样爬上了这个红色SUV的副驾驶,“我到现在也想不通,师弟说你为什么要买个explorer,你能把方向盘打到头么?”师姐说:“你滚,我来开”。师弟只好打着火。

秋天的大农村即便是大学城里也冷冷落落,咖啡店里有几个凹凸有致的小本科生放浪地笑着,师姐说:“咱们先别回宿舍了,你带我到state park看看吧”,师弟的油门震了一下,又微微踩了下刹车,“you sure?”

--你去不去?
--哪个?

虽然是擦黑了,公园里很亮堂,几个从RV park里走出的人,在召唤这小孩子回去吃烤好的fajitas,西班牙语本来就很响亮,在旷野里传播得更远。

“那些钓鱼的好像是老周他们”,师姐说,这个所谓公园其实是个水库,这时候,会有很多中国人来钓BASS。他们偶尔回头往停车场这边看看。

师弟熄了火,把座位拉平,躺在车里,透过sun roof看头顶上路灯边飞舞的蛾子,师姐也学他的样子躺下了,两个人看着那些做布朗运动的昆虫,不说话。

“我们去santa lucia那个吧”, 师弟在沉默了几分钟后提议。

“太晚了,回吧,晚上有郊狼。”师姐说。

“嗯回吧”

今天早上,老周这个浙江人神秘地进来:“哦哟~~~不得了,你猜猜我们看到谁昨天晚上和外国人出去约会了?”

师弟说:“好,又多一个,说吧,我们鄙视她。”老周说朝师姐办公室努努嘴,“昨天晚上8点多,我看见她的车,里面两个人...嘿嘿嘿,她留守老公牢倒楣呢。”

师弟说,去:“人家没结婚呢啊,再说你有谱么?红车多了”“两人座位都放下了,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想就是那个会中文去教会的Josh,他也不是个纯白人吧,他爸爸是什么土耳其的。”

师弟假装愤怒到:“平常还真看不出来啊,这都要结婚了,抓一下青春尾巴?”

老周说:“不要乱讲呢,也不要说我同你讲的。”

30分钟后,老韩的办公室外,老周没进门就嚷嚷开了,“老韩,老韩,你还有多余的试纸没有?”进门后悄悄地对老韩说:“你没看错,就是他,我去试探了试探,小王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,说话腔调都变掉了,牢搞笑。”老韩一本正经地把试纸递给他,说:“知面难知心,以后这小子要保持距离,人家要结婚的人了,他还这么干,实在是……”老韩摇了摇头。(未完待续)